

收藏版

不要因为走得太远
而忘记为什么出发
——
陈虬，我们听你讲

◎徐泓 编著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不要因为走得太远 而忘记为什么出发

——陈虬，我们听你讲

◎徐泓 编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——陈虬，我们听你讲（收藏版）/ 徐泓编著.
—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4.7
ISBN 978-7-300-19654-1

I . ①不… II . ①徐… III . ①电视节目制作②电视纪录片—创作方法
IV . ① G222.3 ② J9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97917 号

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

——陈虬，我们听你讲（收藏版）

徐泓 编著

Buyao Yinwei Zoude Taiyuan er Wangji Weishenme Chufa

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

邮政编码 100080

电 话 010-62511242（总编室）

010-62511398（质管部）

010-82501766（邮购部）

010-62514148（门市部）

010-62515195（发行公司）

010-62515275（盗版举报）

网 址 <http://www.crup.com.cn>

<http://www.trent.com>（人大教研网）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70mm × 230mm 16 开本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张 17.25 插页 3

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字 数 281 000

定 价 4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思想之虻

崔永元

那天我对天阳说，如果你爸能活着，我宁愿他是个平庸的人。天阳似懂非懂地望着我，没吱声。

是的，如果陈虻活着，我们不用在乎他是不是《生活空间》的创立者，是不是《感动中国》的发明者，那无非是两个曾经有些许口碑的电视栏目，没有它们，电视人依然可以选择鬼混或者追求，电视观众也依然可以遥控良币或者劣币。所以，我在意的更多的是陈虻一直在想，而不太在意他想的对不对，换句话说，一个从不停止思想的媒体人是值得尊重的。就像这本书，你不要把它当做电视圣经去读，陈虻的说法与想法并不一定都对，可是有几个人在边做边想？

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说节目做不好，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，层层管制下的所谓创新太像个名目，唯收视率的创作取向更像个市侩商人，不中规蹈矩就哗众取宠，不像个职业更像个圈子。诸多的理由足以让我们但求无过，可我们有什么理由和障碍让自己停止思想呢？托洛茨基、索尔仁尼琴被逐出祖国，遇罗克在囚牢里，他们的思想也未曾停止。而想，独立地想，是电视圈中的奢侈行为，很多人试试就放弃了，想，会让你很累，会累出病来，说出想法，会让你的处境艰难，会让你身边顿时失去很多盟友。

我和陈虻不止一次长聊，他对职业的敬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不停地想，他的想法赤裸裸又直白，这和他理工科出身不无关系。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想法一致，比如我们认为中央电视台不是电视台，是个表达平台，电视只是个表达载体而已，如果你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做电视节目，你的节目也没什么。单就表达而言，只表达了自己那是初级阶段，如果知道让别人表达那算中级，能纪录并且创造条件让别人准确地表达真实的个体感受，那才算高级。这种表达不一定是说话，即便你拍一个纪录片或弄一台晚会，你都会下意识地自我表达，当你知道别人表达的重要性时，你会很节制自己的电视技术，不轻易推拉摇移，不轻易配乐，不轻易铺上非理性的解说词。

公共电视台——英国BBC制订了一个厚厚的工作手册，不吝篇幅，不惜笔墨，这种总结不仅有助于业务的平均水平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更是一套行为规范。而我们没有，这时思想者和同事的差距就显得很大，通常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思考问题，鸡同鸭讲成了常态。

我认为陈虻不厌其烦地讲他那些理论，并不是要在听者中灌输他正确的电视生产理论，而是希望大家都思想起来，大家一起想。思想的结果与时俱进，而思想的过程总是看起来很美。

我甚至认为观众也是有通感的，他说不出来，但他能感觉到什么，那点什么，就和思想有关。我看电视不算多，每每打开电视，就感觉到失去了陈虻。

纪念，是为了再次出发

白岩松

一

2013年5月1日，《东方时空》开播二十周年。

写下上面这行文字，我觉得有些荒诞和不真实。二十年了吗？怎么仿佛昨天？然而走到镜子前，看着自己已半白的头发，我苦笑着确认了这个事实。

二十年，长得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；二十年，却也太短，还不足以让一个国家脱胎换骨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有哪些东西已被岁月遗失？又有哪些东西，被固执的人一一拣起或一直就执著地拿在手里？

这二十年，曾经的理想，在四面八方，过得还好吗？

二

伤感在很多年前就开始了。

在新闻评论部所在的南院食堂里，总有经历过《东方时空》最初岁月的同事，在没喝酒的情况下，就开始怀念当初激情燃烧的岁月，

并抱怨现如今的平淡平庸甚至平静的可耻。面对老友的这些心声，我理解，却越来越没耐心听完。后来，我总是说：我们已经很幸运了，曾经赶上了一个很不正常的岁月，而现在，一切都正常了，或许将来，也会很久地这样正常下去……

有一点点安慰的作用，但还是拦不住人们伤感的脚步。

当初的《东方时空》，的确不正常到反常的地步，也因此，才让人无法忘记。领导和群众可以没大没小相互拍桌子，有创意就会被尊重然后很快被变现，无能的溜须拍马是可恶的，业务高于一切，谈理想与梦想是不被人嘲笑的……

可没有哪个时代能够一直这样不正常下去。比如，那个时候，一个人不知从哪儿来了，水平够，就可以留下；而组里的另一位，跟不上大家的节奏，明天就可能离开……这样的用人制度放到今天，《劳动法》还不得吃了你？

所以，一切都正常起来，可无法回避的是：在这个正常的时代里，如何让理想与激情还有存活的空间？或者，被尊重？

这可能，才是我们纪念《东方时空》二十年的缘起吧。

三

二十年，已经无情地把我们由激愤的青年变成了平庸但可能宽容的中年，却也让当今的年轻人，对二十年前的事儿有了陌生感：你们当初做了什么？《东方时空》不就是现如今每天八点播出的那个新闻栏目吗？怎么在你们的回忆中，竟有那样离奇的江湖地位？

你们当初，究竟做了什么？

《东方时空》可能就干了一件事：平视。

用《东方之子》平视人，不仰视不俯视；用《生活空间》平视生活，不涂抹不上色；用《焦点时刻》平视社会，不谄媚不闪躲，最后用不同于以往的平实语气，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，平视自己。

仅此而已。

不过已足以让很多人骄傲一生，可常常遗憾的是，二十年前就开始做了的一切，今天，也并未全都在屏幕上达成共识，我们已经老了，可“平视”二字，依然像稀有动物一样，站在那里，咄咄逼人地孤独着，并依然前卫。

这是纪念的另一个来由：于心不甘。

四

陈虻，是纪念《东方时空》时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。

在《东方时空》开播时，他还未到，几个月后，他恰到好处地出现，然后半年内用他“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”丰富并扩大了《东方时空》的内涵，也成为那一个时代，电视被人尊敬的一个理由。

很多年后，他有些寂寞并不甘地走了，这个时候，曾经的老战友，带着日渐增长的腰围，跌打滚爬地来到陈虻的遗像前，泪落成冰。我猜想，陈虻用他的离去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：祭奠他也祭奠流逝的岁月。

但我们自己呢？也许，陈虻还是幸运的，再也没有堕落的可能，而我们却都要格外小心，下坠的前方还有很大的空间。说起来也怪，陈虻走了，总有人凭吊；可二十年里，好的理想与精神，每天都在不同的人身上一一死去，怎么从不见人伤感凭吊？

没办法，已经死去的和依然活着的，是同一个人。

纪念，能让我们不再堕落地活着吗？

五

二十年前，年轻人从四面八方像当初有人投奔延安一样，来到《东方时空》，自觉自愿。理由不同，动力却是相似的，想要改变一些什么。

那时候的年轻人，像打一场仗，敌人很明确：八股的文风，粉饰太平的惯性，站不起来的奴性，不以人为本的种种现象，还有庞大帝

国转身时浓重的阴影。敌人在，阵地在，杀气与斗志就在，因此激情燃烧。

一转眼，二十年过去，敌人依然很多，可形象却日渐模糊，一时不知该怎样出手，更可怕的是，太多的战士早已忘了，当下最大的敌人，其实已经是我们自己。

二十年，我们从当初的反抗者，变成了今天的既得利益者，有人有名有人有权还有人有钱，有人什么都没有可起码还有行走江湖拿得出手的回忆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们很可能，已悄悄由当初的开拓者，变成了今天的拦路人。只不过，在回忆中，我们还以为自己保持着战士的姿态而已。

今天，我们该做一个怎样的既得利益者？是浑然不觉地让自己舒服？还是自省自觉地让年轻人舒服让时代与未来舒服？我们该不该让利？还是过后不久，被新的反抗者从幻觉的神坛上打下？

这反省，是不是也该成为纪念中的使命？

六

好了，该从伤感中转过身来。

陈虹离去几天后，我在文字中曾这样问同事更问自己：“如果理想，只是一瞬的绽放，那么，理想有什么意义？如果激情，只是青春时的一种荷尔蒙，只在多年后痛哭时才知自己有过，那么，激情又有什么意义？如果哀痛中，我们不再出发，陈虹的离去，又有什么意义？”

是啊，二十年的纪念，究竟是一个终点，还是一个新的起跑线？

如果对《东方时空》二十周年的纪念，只是伤感，只是吹嘘，只是“大爷曾经当初怎样过”的售卖，纪念，又有何意义？

七

这个时候，我翻开了这本书，然后便有些惭愧。身在其中的，已

有些麻木，而在远方的，却刻骨铭心着！徐泓老师，从未在《东方时空》的“组织”里工作过，但却一直关注帮助着《东方时空》的成长。陈虹走了，我们大家哭过就散了，可徐泓老师却一字一句地开始整理，终于让陈虹栩栩如生，对此，我该说些什么？

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的话语，今天说过了，明天就会过时，甚至成为错误或反动的恨不得立即删除。而陈虹已离开四年有余，那些曾经精彩的话语，会不会过时？还有没有价值？我想，不会过时，当然还有价值。因为陈虹不那么政治，不那么聪明得见风使舵，他只关心人性、关心内心、关心传播的规律，也因此，他的那些话语和思考，可以更多地经受岁月的推敲。该是十年或二十年后都值得一读再读吧！更何况，这些声音留下来，已成为一段历史的旁白。

对此，该对徐泓老师说声“谢谢”，因为这些话语已经像一种唤醒，告诉伤感的人又该出发了！我们应该明白，一切都没有结束！

八

曾经有人说，青春无处安放。我想，与此相比，我们是幸运的，不管现今的青春如何美好并丰满，却并不让我们羡慕，因为在《东方时空》里，我们的青春曾被最美地安放，无可替代，无法复制。

接下来，抱怨与伤感，可以安放我们的中年吗？回忆，可以安放我们的老年吗？

我想不能。我们的中年正无处安放，不出发，也就这样了。而如果出发，我们还该有更好的中年与老年。这一切，只需要与自己为敌，重新拿起手中的枪。

九

陈虹曾说：走得太远，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。

二十年，纪念中，我们在众多文字与画面里，重温了出发时的

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

誓言，那么今天，或许该用另一行文字为未来画下起跑线：
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，那就别忘了继续赶路！
这，才是纪念的全部意义。

前言

中国电视纪录片里程碑性的人物之一、中国电视著名栏目《东方时空》的缔造者之一、中央电视台高级记者陈虹同志，在与胃癌抗争九个月后，于2008年12月23日0时23分，不幸与世长辞，年仅47岁。他的离去，使中国电视事业失去了一位不懈的探索者和实践者，中央电视台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，新闻中心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战友，家庭失去了一位挚爱的亲人。

从1985年至今，在23年的电视职业生涯中，陈虹同志为中国电视事业奉献了经典作品、奉献了品牌栏目、奉献了宝贵的理论财富、奉献了青春、奉献了健康、奉献了生命。

——摘自《陈虹同志生平》

当时，网络上有关陈虹的悼念文字犹如井喷，不仅来自他所供职的央视新闻中心，而且来自全国的电视圈、媒体圈。八宝山公墓东厅，近两千人伫立在严冬的寒风中，排着绵延的长队，等待着和他最后的告别。

陈虹的很多同事、同行们，把这次告别视为“向一种精神力量的致敬”、“与一个时代的告别”。

陈虹的生命属于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起始于1993年的春天，发端于早晨的节目《东方时空》，被喻为电视人“延安”的新闻评论部，这是“理想主义者啸聚挥帜”的时代。

因此，当我们着手保存网络上的悼文，开始收集、整理陈虹资料的时候，心

里就很清楚，我们所做的，不仅是在纪念一个人。陈虬个体命运的背后，有着央视新闻评论部黄金时代最深的烙印。他的新闻理念、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，都可以在当年这个“理想者部落”里找到同类、知音和战友，他是他们的代表。

尽管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，尽管陈虬英年早逝，但留下的遗产宝贵而丰富，应该传承。在继续前行的时候，需要回头看看。正如陈虬多次引用的卡里·纪伯伦那句名言：不要因为走得太远，以至于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。

—

整理工作从“陈虬语录”开始。

陈虬生前，在电视圈里，央视还有一些地方卫视，就有一些“陈虬语录”被口口相传。去世以后，在网上能收集到的关于他的纪念文字中，我们发现多篇多处提及陈虬箴言似的话语风格，提及“陈虬语录”。央视新闻中心主办的一份内刊《央视新闻周刊》，在总第150期《永远的陈虬》特刊中，还辟出“陈虬语录”专页，刊登了他的12条语录。

语录的称谓，最早源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所在的“南院”。

在这里工作过的编导、记者都经历过陈虬的审片。这位部门主任审片与众不同，他经常是边审边讲，审完以后，还要总结点评。一个十几分钟片子，他会花上半个小时、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分析讨论，并很快地提炼出一些观点，或者叫做“警句名言”。

于是，陈虬审片，成为“南院”的一道风景线。每当他坐在编辑机前，仿佛有一个磁场吸引，会不知从哪里突然聚拢来很多的人，周边围起一道人墙。只见众人掏出本子，忙着记下他的真知灼见。

陈虬说话，带着语录体的味道。他擅长归纳与分析，有哲理性的思辨色彩，逻辑非常清晰，纲举目张，便于记忆与传播，因此很快就流传出若干条。例如：生活中的一切发生都是我们拍摄的机会，而不是我们拍摄的障碍；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，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；我们并不是在表述某种存在，而是在努力寻找存在的原因；等等。以至于陈虬后来自己也经常引用，在审片的时候，在和部下聊天的时候，他会冒出来：陈虬语录第8条、陈虬语录第13条云云。

有一次,《东方时空》的一位编导,顺路搭陈虹的车,在车里有一段关于语录的有趣的对话:

这位编导问:“真有这么一本陈虹语录吗?油印的也行啊,多有用呀。”

陈虹呵呵一笑:“我等着以后出呢。”

“那我现在就把您讲的话记下来吧。”

陈虹认真地说:“要真写这么一本书,我就得找个完全不会做片子的人,让他一上来就做片子,生拍,我在旁边瞧着,遇见什么问题,解决什么问题,那样我就把语录全想起来了。”

他的大部分语录,带有很强的实战、操作性质,覆盖电视新闻生产全过程。还有一部分语录,关注的视野从节目到栏目、从栏目到频道。尤其后期,他在孜孜不倦地构建新的电视理念,致力于推出一批批新的节目形态。

陈虹说:“拍一部片子只能谈创作体会,拍十部片子可以谈创作经验,拍一百部片子才可以谈创作规律。”陈虹这些实战性、操作性极强的“语录”,从亲身的创作经历和“阅片无数”的审片实践中总结提炼而成。“语录”背后,包含着深刻的理念,那是他对电视的属性和本体规律的思考。这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内省的过程,包括重新检讨电视人与观众的关系,认识大众传媒的传播特性,尊重影像传播规律,找到属于电视本体的表现手法,纪实影像的创作理念与规律等等。

还有一些“语录”在整理的时候,我们就被陈虹的“先见之明”所震撼。时下电视新闻节目、栏目、频道存在的一些老问题,遇到的一些新问题,其实陈虹在好几年前就有所预见、有所思考,甚至有他自己的答案。现在回过头来,再听他当年说的话,不得不感慨:陈虹具有无法追赶的智慧。

本书的第一个特点:以“陈虹语录”结构与编辑。除了前言,全书19篇的标题、每篇各节的小标题,都是陈虹语录。部分篇章的文中还有一些段落用黑体标出,也都是有一定影响力的“陈虹语录”。做这样的设计,一方面力求还原陈虹极具个性的话语表达方式,全面体现他的思想;另一方面,也希望帮助他实现那个遗愿:“我等着以后出呢!”

二

认识陈虬，是在2003年的一次国际获奖电视节目研讨会上。茶歇的时候，一个长发飘飘、俊朗帅气的年轻人，向我冲过来，“自来熟”似地自我介绍：“我是陈虬。徐老师，我一定要认识您。”

后来我问过他，为什么一定要认识我，他说：“凭直觉吧，您和别的大学老师不一样。”

我还留着他当时递给我的名片：《东方时空》红、绿、蓝，像眼睛一样的Logo。陈虬总制片人。还有一行圆珠笔写的阿拉伯数字。当时，他从旁边一人的手中讨来一支笔，很认真地写下，告诉我：“这是我的手机号码。”

从此，这个号码成为我和陈虬之间的主要联系方式。其实使用的次数并不多。我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和关注，是从2004年夏天，他到我家里的一次长谈开始。

那天，窗外树上，蝉鸣不止；窗内桌旁，陈虬口若悬河。从上午九点多，一直聊到午后。

我的脑海里至今还留着一个鲜活的印象：他抬手看看表，神色吃惊，“哎呀，怎么这么快，都3点多了。”利索地起身，掐灭手中的香烟，往后一捋长发：“我该走了，回台里看片子去，今天没聊够，下次再聊啊。”

刨去午饭的时间，不知不觉，我俩聊了6个多小时。基本上是他说我听。

语速不快，语调平和。陈虬的表达有一种直取核心的力量，犹如快刀斩乱麻，三言两语，就解决掉一个问题。我已经不记得究竟解决掉多少问题了，只记得那次长谈的主题是关于电视纪录片与电视新闻，从纪实理念、选题、拍摄，到栏目化、频道化，几乎无所不涉。他不断提出问题，然后和我简单讨论几句，就自己直接回答。

当时我的第一印象：真懂电视，精通业务，口才极好，才华横溢。

陈虬终于谈到找我的目的了：他想建立针对电视媒体人的培训课程体系，尤其想办纪录片的培训班。

他问我：“我是不是有点好为人师呀？我跟您谈的这些内容有价值吗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有了。不仅可以培训业内的，就是对大学新闻教育也极有价值。

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理论联系实际这么彻底、明白的课程呢！”当时我就邀请他到北大开讲座。

后来，他忙，我也忙。我们之间有过一些电话联系，断断续续地讨论培训内容和办培训班程序等。转眼间三年过去了，2007年夏天，他第二次到我家里来，又是6个多小时的长谈。这次，陈虬已经和我具体讨论到如何办国际培训了。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，做了一些调研，有了更新的一些计划，甚至画出了一个培训的路线图。

我很支持他的想法，而且非常希望利用这样一个机会，把培训课程直接引入到北大的新闻实务教学中。我本人是记者出身，跑了近30年的新闻以后，转行到大学教书。我深知时下大学新闻教育的“空中楼阁”，不接地气，理论严重脱离实际。能够请到像陈虬这样业界的领军人物，有理论素养、又有实践经验，来教书授课、培养学生，建立起大学与媒体实践接轨的新闻实务教学模式，是我从教以来的夙愿。

我把这个意思和他说了，他恳切地表示：“徐老师，其实我对教育、对培训真的有兴趣，特愿意和您一起干点事儿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学会用影像叙事，有思想的锐度和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全面地培养出来，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。”

这个判断，后来我在整理陈虬的讲课录像时，几次听到了。

见陈虬的最后一面，是在他的病床前。那天在和陈虬告别的时候，我向他再次发出邀请：“等你的病好了，不要在央视工作了，做电视太累了。你到北大来，到我们学院来教书吧，你一定是一个好老师，我和我的学生们等着你。”

陈虬走了，不可能出现在北大的新闻实务课堂上。但他留下了一些讲课录像，还有为央视的一些栏目、一些地方电视台培训的录像。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，我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又把我带回陈虬两次到我家的长谈中，很多话他当时都说到过，也是他要建立培训课程的一些思路。

本书的第二个特点：按照一本电视新闻实务教材的框架来结构和编辑。第2篇至第19篇是18个专题，各专题有自己的体系，彼此之间又互有联系，每个专题都标有“关键词”，即这个部分的主要知识点。书名的副标题：“陈虬，我们听你讲”，也意味着走进陈虬的培训课堂，他的讲授还在继续。

当然，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教科书，我想做一个打破常规的“另类”。

这个结构的背后，还隐含着—个纵向的叙事维度，即基本以陈虹1993年至2008年在央视工作的时间轴展开，除记录整理了陈虹的口述以外，也辅之以相关人的一些回忆和概要式的背景材料。可以视为给央视新闻改革黄金时代留下的一段口述史吧。

三

整理陈虹留下的资料，很费了一些时间。寻找、提炼陈虹的语录，花了更大的功夫。

我的博士研究生张海华曾就职于《新闻调查》栏目，对于这项工作，有着特殊的情愫。她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搜材料、扒带子、敲文字。2009年底，我们曾经拿出八万多字的第一稿。但看过此稿的陈虹的同事们不满意。

我自己也不满意：初稿里只有骨头，没有肉。把陈虹生动活泼、有生命力的话语，抽离了背景和语境，局限在我们自设的一个概念化的框架中，几乎变成干巴巴的教条。

其实在开始做的时候，陈虹的部下、挚友李伦^①就提醒过：“陈虹的思想往往来自于实践中的刺激，所以他的工作、生活和思想间有很多纤细的联系，选择标准要既丰富又苛刻。”

停笔了一年。一方面寻找新的文本样式，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做这件事是否有意义，我有没有能力承担。

为改进新闻教学的需要，2010年底我在新浪开了微博、2011年底开了博客。网络互动写作的快感和微博“全民联播”的魅力，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。有一天，突然想到：何不把“陈虹语录”放到网上试试深浅？看看网友反应如何？

于是，在陈虹去世三周年之际，我开始推出《陈虹，我们听你讲》系列博文，并用我的微博助推。前两篇发出的时候，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承载全书内容的合适框架，边写、边发、边体验、边调整，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
^① 李伦：1993年加盟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·生活空间》栏目任编导。后任《社会记录》、《24小时》栏目制片人，现任《看见》栏目制片人，纪录片《客从何处来》总导演，综合频道节目部副主任。